

文是 { 中文 } 的文—— 臺灣中文教研的回顧及展望

吳冠宏*

一、前言

2019 年臺灣中文學會與東華大學合作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文的脈動：傳衍、越界、轉譯」為主題，邀請唐獎得主宇文所安教授與曾永義院士蒞臨大會主題演講，當時集思廣益所定調的主標與副標，筆者認為仍是中文人可以繼續努力的名目與標竿。從 1997 年任教至今，在中文領域擔任教研工作已近三十年的光景了，可以充分感受到時代的變遷以及人文學科的逐漸式微，尤其在科技當道、拜金風行下，各大學的中文相關系所、文學一學門的發展，都面臨很大的衝擊與挑戰，過往以政府之力復興中華文化的主場優勢已榮景不再，如今除撤回至基礎學科以自力更生外，尤不時籠罩於去中國化的陰影而衍生政治不正確的毛細管效應，檢視這一條複雜的演變之路，不論是中華傳統文化與臺灣本土文化的消長，乃至喧嚷一時的文白之爭，或多或少都與本論題有所關聯，但受限於篇幅並希望論述得以聚焦，筆者考慮僅依個人有限觀點，先從「中文研究」與「中文教學」兩個層面探入，冀盼有心人來共思因應之道。

二、中文學門在研究上的開拓及其存在的可能困境

「文學一」學門涉及的面向相當廣，標目內常併舉「中國文學、臺灣文學、原住民文學」三項，這是本土化與解殖後的必然走向，實則傳統的經史子集、民間文學、宗教文化乃至國際漢學……等都涵蓋分中。審查作業的分組向來分「文學」與「非文學」兩組，依此可見「非文學類」的研究規模仍不容小覷。近廿年來曾進行「熱門議題」的調查，「文學類」的「臺灣文學」、「非文學類」的「出土文獻」，可謂各領風騷一時，至於其他的次領域如經學中的易學與春秋學、跨文化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的莊子學、歷代的研究如明清學術……等，由於各種善因緣的聚合，目前的研究質量都相當可觀。

在傳統漢學經史子集這一塊，海峽兩岸開放後，兩邊學術的互動逐漸熱絡起來，但近十年以來由於兩岸關係較為緊繃，臺灣與大陸在傳統漢學的交流及合作上有逐漸萎縮的趨勢，加以中國經濟起飛壯大後，對傳統中華文化投入更多資源與人力；對照之下，臺灣本土意識抬頭，走向解殖的尋根之路，整個大環境反而不利於傳統經史子集之研究的發展，不過也因緣際會地走出自己的步伐與風格，如跨領域的國際漢學、大區域的東亞漢學……等。

危機即轉機，歷任文學一學門的召集人，尤兢兢業業地思考：如何在此變局中為學門的發展診斷把脈。這幾年筆者有幸參與其間，親體多次各方前輩、菁英以及新秀如何攜手並進，以尋繹可能之出路、未來的新局。若以近三年為例：2022年在中山大學舉辦的「自然—氣論—身體觀」、2023年在東海大學舉辦的「抒情傳統與氣論」、2024年在東華大學舉辦的「物類／共生·環境／倫理」，或源自於跨文化之熱門議題與關鍵詞的再整合、或反思於文學一學門發展中「抒情傳統」與「氣論思想」互涉交織的微妙關係、或積極與當今「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議題進行對話，可見學門之研習營，自有別於各大學中文系獨立經營的學術主題或側重的時代階段，也不僅為中文人內部的連結、老幹與新枝的傳承而已，它總是希冀能跳開單一學門的框限，向各領域的優質人才取經，從而為文學一學門進行一整合性、跨領域、前瞻性的可能性探索。

近幾年從哲學與文學一學門召集人所提的增能計畫——「思想研究方法」，從最後集結為《漢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方法的反省》、《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兩冊的成果可知，扎根於漢字思維、古典文本詮釋，進而朝跨文化的視域探索，乃當前所側重的方法進路；回眸2018年文學一學門、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和中興大學主辦的「非|常經典」研習營，即體現本學門立足於經典又不囿於經典，並且不斷開發新經典的研究向度；以上諸多的摸索，都不約而同地為中文人注入與時俱進之動態參與的力道，從而以更為積極的心態回應當代的多重考驗。

科際整合、跨領域固然是培育未來人才的需求與發展，然專業逐漸走向分工與精緻化，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由是作為中文學科的支援系統，不僅當審慎地處理跨「文學」與「非文學」之個案，以免其受制於偏狹之專業本位、見樹不見林者的苛求，針對跨領域與跨學科之前瞻性的個案，更有必要給予較多的關注與支持，尤其是近來少子化的滾滾浪潮以及年改的衝擊，中文領域都出現人力斷層的困境，值此之際，若不秉公擇優，提攜後進，讓真正有創造力的人才得以續航，爾後就更難力挽狂瀾了。

文學一學門的專題計畫向來給人不食人間煙火之感，此一特殊性固然值得珍惜尊重，但何妨激勵更多人往「轉體為用」與「經世致用」探進。如致力於傳統學術的研究者，可參考國科會的「人文沙龍」般，將其研究成果進行一番「自我轉身」以利推廣。其實中文研究長期所積累的成果，未必都那麼無關痛癢於政府各項政策面的建議、反思及落實，只是其間仍需要某種「越界」能力的介入，以進行學一用之間、道一術之際的關係思考及其如何整合轉進的具體性策略，是以積極培育勇於突破現狀的生力軍，也是一種解套的方式。惟當前在各次領域專業之嚴謹把關下，漸趨專業同質性的走向或社群固態化的現象，無形中亦逐步拉大傳統專業與當代處境的鴻溝，若再不思自我「轉譯」乃至對症下藥，在務實主流的風潮下，就極有可能受到大環境的壓縮或被邊緣化。

以筆者個人的經驗為例，早先擔任東華大學通識中心主任時，教育部曾來函要求各大家規劃「媒體素養」成為大學通識必修課，當時考量東華大學沒有新聞媒體的相關專業系所，故深感無力共同推動此一教育策略而作罷；如今回想，實受限於「媒體」的定位又被自己中文專業的框架綁架，遂未能善加掌握中文教研在「素養」上培育的優勢，目睹當今媒體亂象所造成的紛擾與不安，筆者不免感慨，在關鍵時刻錯失推動中文人看似「越界」實則是參贊「媒體素養」課程以介入社會關懷的契機，不論進行式或未來式。

早在十多年前余德慧教授就以慈濟宗教所為據點，縮合各領域的精彩元素，展開「人文臨床與療癒」的大型整合計畫，他關心「人文學科如何注入臨床的活力？」其跨界的多元性更是深具創意的學術壯舉，所連結的各類人才尤為一時之選；然慚愧的是，筆者當時一直在承擔東華的行政工作，又適逢兩校整併的大工程，以致於心有餘而力不足，終是辜負所託，而未能藉此難得因緣來擴大心理諮商與中文領域相輔並濟的能量。如今中文學科在招生市場上逐漸萎靡不振，而各大學心理諮商相關系所之報考人數的暴增以及坊間此類新書的火熱暢銷，我消彼長之際，總是令人感歎萬千，希望筆者自省的告白能迴向給後繼者，承起余教授跳脫體制與專業框架的先見，讓中文學科在未來人文療癒的路上仍有可以發揮無盡藏的空間。

三、讓中文教育找到融舊納新的出路

文學一學門，申請的學者主要是各大學的中文系所、臺灣文學文化系所、華文系所，亦有創作系所、哲學系所、東亞系所……等，以上的研究者必須承擔各大學系所本科專業科目的教學工作，以中文系為例，除兼顧傳統中文學的

基礎面向外，也延伸至現當代的領域及議題，或重師培、或主創作、或推應用……可謂取向多元。值此變局，傳統文化的研究者對於逐漸遠離的中國與身處本土在地的臺灣，撇開文化認同的敏感問題，猶不時讓人心存擺盪遂生錯置之感，惟不容否認的是，傳統經典所涵攝的文化底蘊及包容性，對於孕育學子的人文關懷與語文素養仍有深根固柢的續航力，只是「傳衍」中文學術的專業外，仍有必要更積極地與時代偕行，以培養出能吸納古典菁華並「轉譯」為當代語文應用的尖兵。

擁有碩、博班的教學單位，中文人在本科專業上教研並進，進行研究人才的栽培與深化，這本是理所當然的承擔與責任。只是面對全臺中文系逐漸遭逢縮編甚至停招的困境，中文高等教研之人才的需求已經大減，筆者認為優勢不足的學校大學部當力朝轉型之路或走向小而美的經營，是以對於學士班的課程設計，逐步朝向「瘦身化」並與跨域整合乃大勢所趨。故使進入中文系的學生得以釋下基礎學科的高學分包袱，而能靈活規劃輔系與雙主修，協助他們及早與職場的需求接軌，此看似削弱本業，實則是海納百川；至於執教傳統學科者，尤當主動注入當代處境與創意思維，成為古典教學的資糧。如同余德慧教授所提「人文療癒」的路線，力破西方諮商心理學這類量化的客觀科學，而試圖向埋藏著說不盡故事的中文文化寶庫取經，我們若能在此巧妙轉身，成為淬練「說故事」與「創意力」人才的場域，中文人在「人文諮商師」的未來版圖，就有了從缺席走向要角的潛力。

為了因應大環境與人口結構的改變，非頂大的中文系所，除培植學術新秀、傳承研究命脈外，亦可以調整研究所的課程往「終身學習型」的方向設計，如東華即可借重環境與生態的優勢來吸引退休者或文化愛好者就讀，終身學習者成為人文學科未來的學生客群，是頂大之外的中文學科可以轉型的出路之一，循此執教者，必須扮演起哲學對話與心靈諮商的角色，並提供給很多非本科系的「大」學子，一窺中文之美，從而將他們的人生歷練與職場經驗，以中文為載體，化身為人生意義感的探尋，在此脈絡下，繁華落盡春猶在的「中文所」，便可與經此管道進修的「大」學子，一同緩緩駛向以生命書寫安頓身心的溫柔港灣。

其實文學一學門的教師們最具社會廣泛影響力的是「大學國文」這一塊園地，由於面對的是一群非本科系的學生，故遭逢的挑戰較大，傳授的課程屬性定調為通識，也往往不能兼顧專業的深化，故在早先廣設碩博班、專業需求旺盛的年代，大學國文可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向來最為中文人所輕忽。如今從整個大局勢的發展看來，如果未來不能走出共同科的保護傘，進而在這一塊

版圖上努力開闢中文教育的價值，甚至自廢武功，退守至本科系所以求獨善，不僅將來的命運未卜，一曲曲輓歌可能已經開始伴奏了。

廿多年前筆者踏入東華任教，即負責「中文語文能力」的課程，當時提出「閱讀+書寫+說話」三合一的精進策略，意在區隔大學與國高中的中文語文課程，使語言之學習能真正落實於我們生活之中，破除「無用」之成見，避免與時代脫節，強調其不離生活的實用性，以發揮「語文」在「多元性理解」、「創造性詮釋」與「適當性溝通」的角色與功能。繼而是「從志學到記哈」之「區域性文學教材」的擴展，因為位處花蓮的東華，坐擁峻嶺奇峰、幽谷湍溪的美麗，由是踵事增華，完成《山海書》教材，將閱讀與書寫活動融入好山好水、淳美風土與在地的藝術人文之中；這本為得力於後山殊勝的獨奏，竟與高教司所力推以及後繼之高教深耕資源所挹注的「在地化」熱潮呼應成趣，而成為大勢所趨之合唱中的異響。

早先「中文語文能力：閱讀+書寫+說話」對治並試圖翻轉的是——高中國文的標準答案、國學常識與非實用性的困境，隨著高中 98 新課綱的調整，大學開啟多元入學的管道，東華大學為了回應此變局，也試圖將語文教育從語文技能的層次內化至生命情感的涵養調潤，以作為學子各領域與各能力素養的基礎，由是縮合「生命的歷程」與「生命的場景」的「中文能力與涵養」的新課名亦因應而生，從自我的層層探尋到發現世界的步步推進，藉以開發語文的祕密能量，展現語文是一種激發創意的媒介、一種療癒生命的良方、甚至是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如是先前所謂「人文療癒」與「媒體素養」的元素也都一併帶入。

傅斯年擔任臺大校長時，曾經規定大一國文教材為《孟子》與《史記》，他希望菁英分子都能真得《孟子》與《史記》之精神靈魂的提振與滋潤，進而以寬闊的視野及悲憫的胸懷，走向再造未來的夢想之路。然我們早已告別了傅斯年校長那種風行草偃的時代，文學一學門的專業面向更是分工得五花八門，故在全國各中文系的老師們，皆有取之於傳統或現當代之人文經典的專業素養，成為多元類型之專業通識化的走向，此自大不同於「語文生命化」的路數。

「語文生命化」所訴諸的情意教育，是身為中文人難能可貴的軟實力，不過這種共同的體系架構乃至生活心靈導師的身教角色，容易隨著任課教師的性情以及投入的狀況，而在教學成效上產生較大的差異；對照之下，「專業通識化」比較能給予大學老師立基於專業之獨特性的揮灑空間，不過這種讓每位老師可以各自開設其專業加以通識化的課程，不免悖離了共同科的精神，當前大學學分數被斤斤計較，如何維持這種名為共同必修科而實為百花齊放之各類通識課的局面，仍有待觀察。綜觀時下大學中文教育這兩種大趨勢，可謂各有長短利

弊，難定於一；但我們都期許，不論用採用何種方式或折衷成足以縮合共同與通識、專業與生命的新型態，當「中文教育」在整個大學教育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時，我們責無旁貸。

四、尾聲

本文的主標取法於尼爾·蓋曼《魔是〔魔法〕的魔》一書，其實中文就是魔法所在，標點以〔 〕的意象靈動性取代向來標示性較強的「」，呼應的正是「文的脈動：傳衍、越界、轉譯」的主題，「文學一」涵藏著肇祖元胎的奧義，正等待我們盡心於教研，印證於經典，取之左右逢其源。